

與志剛兄在美術院比鄰而居十數年，交往過從甚多，每每見其筆墨耕耘勤奮之情狀。今志剛兄將其稱心如意之作結集付梓，以示於友朋同好，展讀鑒賞之餘，令人頗為感慨。

水墨畫原本是中國繪畫文人化的產物，不想卻成為了世界藝林之奇葩。在北宋，歐陽修推揚繪畫藝術的人文內涵，而蘇東坡則直接提倡文人知識分子參與到繪畫實踐中去，提出所謂「文以達吾心，畫以適吾意」之說。他的意思，是強調以修養在先，借筆墨抒懷，以繪畫藝術語言表達「心志」，陶冶性靈，寄寓生活理想。元代以來，此風日盛一日，眾多的文人畫家們遊戲翰墨，積累經驗，闡發畫理，點評畫作，在一整套的實踐程序中達成了藝術人生之快慰。

文：沈偉

荆楚丹青

彭志剛



東湖荷香圖



彭志剛

彭志剛簡歷

1954年生，湖北省孝感市人，武漢大學畢業。現為湖北省美術院副院長、中國美術家協會湖北分會會員、國家一級美術師。作品先後入選文化部主辦的「第四屆全國畫院優秀作品展」、「全國畫院藝術家作品邀請展」、「第十屆、十一屆全省美術作品展」、「第一屆湖北藝術節優秀美術作品展」，並在北京、香港、江蘇、廣東、湖南、陝西、河南、山東、寧夏、台灣等省市、地區參加書畫聯展。多幅作品先後在《國畫家報》、《中國畫研究》、《湖北日報》、《美術報》、《文匯報》、《文化報》等各類刊物雜誌上發表，《春天的請柬》等多幅作品被內地有關單位和個人收藏。

筆墨暢神

——彭志剛水墨畫簡評

志剛兄由軍旅轉職美術院，畫筆之操習，對於他個人而言，真可謂是「半路出家」。然而志剛兄本著個人的濃厚興趣，以及得天獨厚的觀摩條件，卻在較短的時間裡通過勤奮用功而漸得門道。

分析而論，畫家個人在畫道中的成長需要主、客觀兩方面條件的支撐，主觀的興趣之外，尤其需要專業化繪畫創作氛圍中的見識、熏陶和提升。而落實到畫面的實踐本身而言，志剛兄研習花鳥，遠承省內張振鐸、張肇銘、王霞宙諸前輩一系的寫意傳統，又直接問學、請教於湯文選、馮今松、陳立言等門下，同時，也與身邊諸多的畫家同事朋友們相處，汲取到各種寶貴的繪畫經驗，最終找到自己的路徑。

舉例而言，花鳥畫的創作在基本處不離構圖、造型、筆墨的掌握，而志剛兄從不好高騖遠，而是腳踏實地、實事求是，其習畫之初，首先選擇了專攻寫意梅花之法。儘管這是一個極其傳統的中國畫題材，宋代以來名家輩出，名作紛繁，但正因為如此，也為後學者的研習提供了最佳的範本和最豐富的技法經驗。志剛兄所畫梅花，於歷代的傳統畫法之外，尤其直接地從湯文選等先生處習得了大寫意的畫法。從他所作梅花作品中的疏密的安排、枝條的穿插、墨與色的對比、畫與款的位置等等，均能看出他對於傳統水墨寫意畫的「圖式語言」的領會。於是，經過數年的用功，其梅花題材的創作，無論大幅還是小品，均頗有可觀。

進而言之，湖北近代以來花鳥畫的傳統，歷來是以畫面的大局勢取勝，且在題材的開拓方面不拘成法，進而不斷地挖掘新意。志剛兄的花鳥畫作品，立足於這些優良的品質，在領會到水墨畫的意趣之後，他不滿足於單一的創作模式，而是舉一反三，開始涉獵於更多的題材內容，從傳統經典意象，到田園鄉土樂趣，他都能反覆嘗試，逐一營構，並投入於大型水墨作品的創作。從他多次參加美術界各種主題性創作活動的作品來看，無論是畫面氛圍的駕馭，還是具體形態的刻畫，他都已經進入了頗有心得的創作層面。

然而繪畫技能的掌握，遠非藝術創作之全部。「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」，這是自唐代以來就已經建立起來的繪畫創作實踐的不二法門，而水墨畫的創作，在具備基本的形式駕馭能力之後，也同時在畫品和意境方面有着較高的要求。志剛兄深明此理，也認識到大自然客觀對象的體驗對於主體性繪畫創作的重要。因此，他積極深入生活，積累素材，提煉創作，在諸多的作品中體現出濃郁的生活情趣，如《農家珍味》、《黃金時節》、《神農野果》等等。在這些作品中，他能夠將生活中親歷、親見的美好瞬間轉化為藝術創作的靈感，以水墨畫的欣賞經驗剪裁畫面，推敲筆墨，並表達新意。

難能可貴的是，志剛兄的水墨畫創作沒有受到時風下許多故弄玄虛之作的影響。他不像有些畫家們以古怪的造型和糊塗的筆墨來自命清高、迴避水墨形態的難度，而是迎難而上，勤學苦練，追求水墨畫之大道。在他的畫中，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對於「寫意」二字的追求，他是通過潑辣大方的用筆、濃郁厚重的用色以及充實豐滿的佈局，來追求寫意畫暢快揮寫的過程和健康向上的美感。

從題材角度上講，花鳥畫不同於山水畫，更不同於人物畫，前者是為了「澄懷味象」，後者多側重於「成教化，助人倫」，而花鳥畫更多的特點，則



長春圖



日日向天歌



達冠圖



新春



神農架林中野果紅

是屬於怡情悅性的範疇。從歷代以來的典範積澱，到現當代創作中的積極開拓，它都是與生活中的日常所見更為貼近，與人情的心緒起伏更為契合，所以，它包含着更多的文雅與韻致，也寄寓着更多美好生活的嚮往。然而，花鳥畫同樣能夠以小見大，且又能夠「由技而見道」，按照宋人描繪花鳥草蟲的心境來說，是可以通過觀察自然，通過畫筆描繪，來「復見其天地之心」的。

繪畫的過程，在文人畫家那裡始終被看得很高，它不啻為人生修為的一個過程。南朝的宗炳是這樣描述的：「於是閑居理氣，拂觴鳴琴，披圖幽對，坐究四荒。不達天勵之衰，獨應無人之野。峰岫峩巖，雲林森眇，聖賢映於絕代，萬趣融其神思。余復何為哉？暢神而已。神之所暢，孰有先焉！」

誠然，千載而下，繪畫的流派、風格、面貌會隨着時代的嬗變而變化，至今已呈多元而紛呈。儘管在今天，繪畫依然在滿足着不同層面、不同價值的需要而發展着，並實現着各自不同的現實功能，然而從精神活動的層面來看，「暢神」之論的核心價值，卻依然深深地根植於志剛兄的內心，並且在他筆墨揮灑中奠定了其自身的性格。

天道酬勤，相信志剛兄未來的創作將會有更大的收穫。

2012年初冬於湖北美術學院

(作者：沈偉，藝術史博士、湖北美術學院教授、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副主席)